

神鵰俠侶

肆

金庸



朗聲圖書



廣州新華出版集團
廣州出版社

金庸作品集
12

金庸
著

神雕侠侣

肆



NLIC2970841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雕侠侣/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12 (2012. 06 重印)
ISBN 978-7-5462-0070-5

I. ①神… II. ①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652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0号



本书版权由查良镛(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信内容发至07558602378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录

第三十一回	半枚灵丹	1045
第三十二回	情是何物	1077
第三十三回	风陵夜话	1119
第三十四回	排难解纷	1155
第三十五回	三枚金针	1201
第三十六回	献礼祝寿	1233
第三十七回	三世恩怨	1265
第三十八回	生死茫茫	1301
第三十九回	大战襄阳	1331
第四十回	华山之巅	1373
后 记		1397

第三十一回 半枚灵丹

绝情谷占地甚广，群山围绕之中，方圆三万余亩。道路曲折，丘屏壑阻，但杨过与小龙女展开轻身功夫，按图而行，片时即到，只见前面七八丈处数株大榆树交相覆荫，树底下是一座烧砖瓦的大窑，图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于此处。

杨过向小龙女道：“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瞧瞧，里面煤炭灰土，定然脏得紧。”弓身走进窑门，一步踏入，迎面一股热气扑到，接着听得有人喝道：“什么人？”杨过道：“谷主有令，来提囚徒。”

那人从砖壁后钻了出来，奇道：“什么？”见是杨过，更是惊疑，道：“你……你……”杨过见是个绿衣弟子，便道：“谷主命我带那和尚和那姓朱的书生出去。”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曾当众说过要他做女婿，绿萼又和他交好，此人日后十九会当谷主，倒也不敢得罪，说道：“但……谷主的令牌呢？”杨过不理，道：“你领我进去瞧瞧。”那人答应了，转身而入。

越过砖壁，炽热更盛，两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此时虽当严寒，这两人却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条牛头短裤，兀自全身大汗淋漓。那绿衣弟子推开一块大石，露出一个小孔。杨过探首张去，只见里面是间丈许见方的石室，朱子柳面壁而坐，伸出食指，正在石壁上挥划，显是在作书遣怀，只见他手臂起落潇洒有致，似乎写来极是得意。那天竺僧却卧在地下，不知死活如何。杨过叫道：“朱大叔，你好？”

朱子柳回过头来，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杨过暗自佩服，心想他被困多日，仍然安之若素，临难则恬然自得，遇救则淡然以嘻，这等胸襟，自己远远不及，问道：“神僧他老人家睡着了么？”这句话出口，心中突突乱跳，只因小龙女的生死全都寄托在这天竺僧身上。朱子柳不答，过了一会，才轻轻叹道：“师叔他老人家抗寒抗热的本领，本来远非我所能及，可是他……”

杨过听他语意，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测，心下暗惊，不及等他说完，便转头向那绿衣弟子道：“快开室门，放他们出来。”那弟子奇道：“钥匙呢？这钥匙谷主亲自掌管。若叫你放人，定会将钥匙交你。”

杨过心急，喝道：“让开了！”举起玄铁重剑，一剑斩出，喀的一声响，石壁上登时穿了一个大洞。那弟子“啊”的一声叫，吓得呆了。杨过直刺三剑，横劈两剑，竟将那五寸圆径的窗孔开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

朱子柳叫道：“杨兄弟，恭贺你武功大进！”弯腰抱起天竺僧，从破孔中送了出来。杨过伸手接过，触到天竺僧手臂温暖，心中一宽，但随即见他双目紧闭，心道：“啊哟，这火浣室中死人也熏得热了。”忙伸手探他鼻息，觉得微有呼吸出入。朱子柳跟着从破洞中跃出，说道：“师叔昏迷了过去，想来并无大碍。”杨过脸上一红，暗叫：“惭愧！”自知真正关心的其实并非天竺僧死活，而是自己妻子能否获救，问道：“大师给热晕了么？快到外面透透气去。”抱着他走出。

小龙女见三人出来，大喜迎上。杨过道：“找些冷水给大师脸上泼一泼。”朱子柳道：“不，我师叔是中了情花之毒。”杨过一惊，问道：“中得重不重？”朱子柳道：“我想不碍事，是师叔自己取了花刺来刺的。”杨过和小龙女大奇，齐问：“干么？”朱子柳叹道：“我师叔言道：这情花在天竺早已绝种，不知如何传入中土。要是流传出去，为祸大是不小，当年天竺国便有无数人畜死于这花毒之下。我师叔生平精研疗毒之术，但这情花的毒性实在太怪，他

入此谷之时，早知灵丹未必能得，就算得到，也只救得一人，他发愿要寻一条解毒之方，用以博施济众。他以身试毒，要确知毒性如何，以便配药。”

杨过又是惊诧，又是佩服，说道：“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师为救世人，不惜干冒大难，实令人钦仰无已。”朱子柳道：“古人传说，神农尝百草，觅药救人，因时时食错毒药，脸为之青。我这位师叔也可说有此胸怀了。”

杨过点头道：“正是。不知他老人家何时能够醒转？”朱子柳道：“他取花刺自刺，说道若是所料不错，三日三夜便可醒转，屈指算来已将近两日了。”杨过和小龙女对望一眼，均想：“他昏迷三日三夜，中毒重极。好在这情花毒性随人而异，心中若动男女之情，毒性便发作得厉害。这位大和尚四大皆空，这一节却胜于常人了。”

小龙女道：“你们在这窑中，是哪里找来的情花？”朱子柳道：“我二人被禁入火浣室中后，有位年轻的姑娘常来探望……”小龙女道：“可是长挑身材、脸色白嫩、嘴角旁有颗小痣的么？”朱子柳道：“正是。”小龙女向杨过一笑，对朱子柳道：“那是谷主之女绿萼姑娘。她听说两位是为杨过求药而来，自是另眼相看。除了不敢开室释放之外，你们要什么便给什么了。”朱子柳道：“正是。师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我请她递讯出外求救，她一一应允。这火浣室规定每日有一个时辰焚烧烈火，也因她从中折冲，火势不旺，我们才抵挡得住。我常问她是谁，她总不肯说，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小龙女道：“我们所以能寻到这里，也是这位姑娘指点的。”

杨过道：“尊师一灯大师也到了。”朱子柳大喜，道：“啊，咱们出去罢。”杨过眉头微皱，说道：“就是慈恩和尚也来了，这中间只怕有点麻烦。”朱子柳奇道：“慈恩师兄来了，那岂不是好？他兄妹相见，裘谷主总不能不念这份情谊。”他虽比慈恩先进师门，但慈恩的武功与江湖上的身份本来均可与一灯大师比肩，点苍渔隐和朱子柳等敬重于他，都尊之为师兄。朱子柳请绿萼传讯出去

求救，原是盼慈恩前来，两家得以和好，哪知杨过说反增麻烦，甚是不解。

杨过略述慈恩心智失常，以及裘千尺言语相激的情形。朱子柳道：“郭夫人驾临谷中，那是最好不过，她权谋机智，天下无双，况且有我师主持大局，杨兄弟你武功又精进若斯，必无他变。我倒是担心师叔的身子。”杨过也觉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说道：“还是找个所在，静候大师回复知觉。我夫妇和朱大叔一起守护便了。”朱子柳沉吟道：“却在哪里好呢？”寻思半晌，总觉这绝情谷中处处诡秘，难觅稳妥的静养所在，心念一动，说道：“便在此处。”

杨过一怔，即明其意，笑道：“朱大叔所言大妙，此处看似凶险，其实倒是谷中最安稳的所在，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几个绿衣弟子，使他们不能泄漏机密即可。”朱子柳伸手虚点一指，笑道：“这事容易。”抱起天竺僧，说道：“我们在这窑中安如磐石，还是请杨兄弟贤夫妇去助我师一臂之力。”

杨过想起一灯重伤未愈，慈恩善恶难测，自己若是只守着天竺僧一人，未免过于自私，于心难安，眼见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钻入窑中，便和小龙女重觅旧路回出。

两人经过一大丛情花之旁，其时正当酷寒，情花固然不华，叶子也已尽落，只余下光秃秃的枝干，甚是难看，树枝上兀自生满尖刺。

杨过突然间想起李莫愁来，说道：“情之为物，有时固然极美，有时却也极丑，便如你师姊一般。春花早谢，尖刺却仍能制人死命。”小龙女道：“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疗花毒的妙药，不但医好了你，我师姊也可得救。”

杨过心中，却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龙女内脏所中剧毒，想天竺僧昏迷后必能醒转，但若竟然不醒，终于死去，那便如何？眼望妻子，心中柔情无限，突然之间，胸口一阵剧痛。他知乃因适才为教程陆姊妹、花毒加深之故，生怕小龙女怜惜自己而难过，于是转头

瞧着那些光秃秃的花枝，想起情意绵绵之乐，生死茫茫之苦，不由得痴了。

这时绝情谷大厅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裘千尺出言激兄，语气越来越是严厉。一灯大师一言不发，任凭慈恩自决。慈恩望望妹子，望望师父，又望望黄蓉，一个是同胞手足，一个是传法恩师，另一个却是杀兄之仇，心中恩仇起伏，善恶交争，哪里决得定主意？自幼至老数十年来的大事，在脑海中此来彼去，忽而泪光莹莹，忽而嘴角带笑，心中这一番火拼，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场恶战都更为激烈。

陆无双见杨过出厅后良久不回，反正慈恩心意如何，与她毫不相干，轻轻扯了扯程英的衣袂，悄步出厅。程英随后跟出。陆无双道：“傻蛋到哪儿去了？”程英不答，只道：“他身中花毒，不知伤势怎样？”陆无双道：“嗯！”心中也甚牵挂，突然道：“真想不到，他终于和他师父……”程英黯然道：“这位龙姑娘真美，人又好，也只这样的人才，方配得上杨大哥。”陆无双道：“你怎知道这龙姑娘人好？你话都没跟她说过几句。”

忽听得背后一个女子声音冷冷的道：“她脚又不跛，自然很好。”陆无双伸手拔出柳叶刀，转过身来，见说话的正是郭芙。

郭芙见她拔刀，忙从身后耶律齐的腰间拔出长剑，怒目相向，喝道：“要动手么？”

陆无双笑嘻嘻的道：“干么不用自己的剑？”她幼年跛足，引为大恨，旁人也从不在她面前提起，这次和郭芙斗口，却给她数次引“跛足”为讽，心中怒到了极处，于是也以对方断剑之事反唇相稽。郭芙怒道：“我使用别人的剑，领教领教你武功。”说着长剑虚劈，嗡嗡之声不绝。陆无双道：“没上没下的，原来郭家的孩子对长辈如此无礼。好，今日教训教训你，也好让你知道好歹。”郭芙道：“呸，你是什么长辈了？”陆无双笑道：“我表姊是你师叔，你若不叫我姑姑，便得叫阿姨。你问问我表姊去！”说着向程英一指。

郭芙以母亲之命，叫过程英一声“师叔”，心中实是老大不服气，暗怪外公随随便便的收了这样一个幼徒，又想程英年纪和自己相若，未必有什么本领，这时给陆无双一顶，说道：“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外公名满天下，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呢。”

程英虽然生性温柔，听了这话也不自禁有些生气，但此时全心全意念着杨过的安危，无意争这些闲气，说道：“表妹，咱们找……找杨大哥去。”陆无双点点头，向郭芙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她不是叫我表妹么？郭大侠和黄帮主名满天下，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想冒充他两位的儿子女儿呢！”说着嘿嘿冷笑，转身便走。

郭芙一呆，心想：“有谁要冒充我爹爹妈妈的儿女？”但随即会过意来：“啊哟！她是骂我野种来着，骂我不是爹妈亲生的儿女！”一听懂她语中含意，哪里还忍耐得住？纵身而上，挺剑往她后心刺去。

陆无双听得剑刃破风之声，回刀挡格，当的一响，手臂微感酸麻。郭芙喝道：“你骂我是野种么？”长剑连连进招。陆无双左挡右架，冷笑道：“郭大侠是忠厚长者，黄帮主是桃花岛主的亲女，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郭芙道：“那还须说得？也不用你称赞我爹娘来讨好我。”她只道陆无双真心颂扬她父母，剑招去势便缓了，哪知陆无双接着道：“你自己呢？你斩断杨大哥手臂，不分青红皂白的便冤枉好人，这样的行径跟郭大侠夫妇有何相似之处？令人不能不起疑心。”郭芙道：“疑心什么？”陆无双阴阴的道：“你自己想想去。”

耶律齐站在一旁，知道郭芙性子直爽，远不及陆无双机灵，口舌之争定然不敌，耳听得数语之间，郭芙便已招架不住，说道：“郭姑娘，别跟她多说了。”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陆无双之上，不说话只动手，定可取胜。岂料郭芙盛怒之际，没明白他的用意，说道：“你别多事！我偏要问她个明白。”

陆无双向耶律齐瞪了一眼，道：“狗咬吕洞宾，将来有得苦头给你吃的。”耶律齐脸上一红，心知陆无双已瞧出自己与郭芙生了情意，这句话是说，这姑娘如此蛮不讲理，只怕你后患无穷。

郭芙瞥见耶律齐突然脸红，疑心大起，追问：“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妈妈的亲生女儿？”耶律齐忙道：“不是，不是，咱们走罢，别理会她了。”陆无双抢着道：“他自然疑心啊，否则何以要你快走？”郭芙满脸通红，按剑不语。耶律齐只得明言，说道：“这位陆姑娘说话尖酸刻薄，你要跟她比武便比，不用多说。”陆无双抢着道：“他说你笨嘴笨舌，多说话只有多出丑。”

这时郭芙对耶律齐已有情意，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旁人纵然说一句全没来由的言语，只要牵涉到她意中人，不免要反复思量，细细咀嚼，听陆无双这么说，只怕耶律齐当真看低了自己。她自幼得父母宠爱，两个小伴武氏兄弟又对她千依百顺，除了杨过偶然顶撞于她之外，从未跟人如此口角过，今日陡然间遇上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登时处处落于下风，她也已知道说下去只有多受对方阴损，骂道：“不把你另一只脚也斩跛了，我不姓郭。”说着运剑如风，向陆无双刺去。陆无双道：“你不用斩我的脚，便已不姓郭了，谁知道你姓张姓李？”转弯抹角，仍是骂她“野种”。说话之间，两人刀剑相交，斗得甚是激烈。

郭靖夫妇传授女儿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这些武功自扎根基做起，一时难于速成。郭芙的天资悟性，多似父亲而少似母亲，因此根基虽好，学的又是正宗武功，但这时火候未到，许多厉害的杀手还用不出来，饶是如此，陆无双终究不是她对手，加之左足跛了，纵跃趋退之际不大灵便。郭芙怒火头上，招数尽是着眼于攻她下盘，剑光闪闪，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剑。

程英在旁瞧着，秀眉微蹙，暗想：“表妹骂人虽然刻薄，但这位郭姑娘也太横蛮了些，无怪他的右臂会给她斩断。再斗下去，表妹的右腿难保。”只见陆无双不住倒退，郭芙招招进逼，忽听得嗤的一声，陆无双裙子上划破了一道口子，跟着轻叫一声：“啊哟！”

踉跄倒退，脸色苍白。郭芙抢上两步，横腿扫去。程英见她得胜后继续进逼，陆无双已处险境，当即轻轻纵上，双手一拦，说道：“郭姑娘手下留情。”郭芙提起剑来，见刃上有条血痕，知陆无双腿上已然受伤，得意洋洋的指着她道：“今日姑娘教训教训你，好教你以后不敢再胡说八道。”

陆无双腿上创伤疼痛，怒道：“但凭你一把剑，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吗？”她知郭芙深以父母为荣，偏偏就诬她不是郭靖、黄蓉的女儿。郭芙喝道：“天下人说什么了？”踏上一步，长剑送出，要将剑尖指在她胸口之上。

程英夹在中间，眼见长剑递到，伸出三指，搭住剑刃的平面，向旁轻轻一推，将长剑荡了开去，劝道：“表妹，郭姑娘，咱们身处险地，别作这些无谓之争了。”

郭芙挺剑刺出，给她空手轻推，竟尔荡开，不禁又惊又怒，喝道：“你要帮她是不是？好好好，你们两个对付我一个，我也不怕，你抽兵刃罢！”说着长剑指着程英当胸，欲刺不刺，静待她抽出腰间玉箫。

程英淡淡一笑，道：“我劝你们别吵，自己怎会也来争吵？耶律兄，你也来劝劝郭姑娘罢！”耶律齐道：“不错，郭姑娘，咱们身在敌境，还是处处小心为是。”郭芙急道：“好啊，你不帮我，反而帮外人。”她见程英淡雅宜人，风姿嫣然，突然动念：“难道他是看上了她？”耶律齐半点也没猜到她的念头，续道：“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咱们还是瞧瞧令堂去。”

陆无双只听得郭芙一句话，见了她脸上神色，立刻便猜到了她心事，说道：“我表姊相貌比你美，人品比你温柔，武功又比你高，你千万要小心些！”这四句话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她心头一震，问道：“我小心些什么？”陆无双冷笑道：“除非我是傻瓜，我才不欢喜表姊而来喜欢你呢！你横蛮泼辣，有什么好？”这两句话说得过于明显，郭芙如何能忍？长剑晃动，绕过程英，向陆无双胁下刺去。

她这一招叫作“玉漏催银箭”，是黄蓉所授的家传绝技，剑锋成弧，旁敲侧击，去势似乎不急，但剑尖笼罩之处极广，除非武功高于她的对手以兵刃硬接硬架，否则极难闪避。程英眉心一蹙，心道：“这位姑娘怎地尽使这等凶狠招数？我表妹便算言语上得罪于你，终究不是死仇大敌，怎可不分轻重的便下杀手？”好在黄药师也传过她这路剑法，于此一招的去势了然于胸，当下劲蓄中指，待郭芙剑划弧形，铮的一声轻响，已将长剑弹落于地。

这一弹程英使的虽是“弹指神通”功夫，但所得力纯在巧劲，只因事先明白对手剑路，恰于郭芙剑上劲力成虚的一霎之间弹出，否则她两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间，单凭一指之力，可不能弹去郭芙手中兵刃。她跟着左足上前踏住长剑，玉箫出手，对准了郭芙腰间穴道。弹剑、踏剑、指穴这三下一气呵成，郭芙被她一占机先，处境登时极为尴尬，如俯身抢剑，腰间数处穴道非有一处给点中不可，但若跃后闪避，长剑是给人家夺定了。她武功虽然不弱，临阵经验却少，一时之间俏脸胀得通红，打不定主意。

耶律齐喝道：“喂，这位姑娘，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干什么？”侧身长臂，来抓玉箫。程英手臂回缩，转身挽了陆无双便走。郭芙忙抢起长剑，叫道：“慢走，你我好好的比划比划。”陆无双回头笑道：“还比划……”程英手臂一抬，带着她连跃三步，二人已在数丈之外，陆无双那句话没能说完。

耶律齐道：“郭姑娘，她侥幸一招得手，其实你们二人胜败未分。”郭芙恨恨的道：“是啊，我剑划弧形，尚未刺出，她已乘虚出指。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却这么狡猾。”耶律齐“嗯”了一声，他性子刚直，不愿饰词讨好，说道：“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下次如再跟她动手，不可轻敌。”

郭芙听他称赞程英，眉间掠过一阵阴云，忍不住冲口而说：“你说她武功好吗？”耶律齐道：“是。”郭芙怒道：“那你不用理我，去跟她好啊。”说着转过了身子。耶律齐急道：“我劝你不可轻敌，要你留神，那是帮你呢，还是帮她？”郭芙听他话中含意确

是回护自己，不由得一笑。耶律齐道：“我不是帮你夺剑吗？你还怪我吗？”郭芙回过头来，说道：“怪你，怪你，怪你！”脸上却堆满了笑意。

耶律齐心中一喜，忽听得大厅中传来吼声连连，同时呛啷、呛啷，铁器碰撞的响声不绝。郭芙叫道：“啊哟，快瞧瞧去。”她本来听裘千尺啰唆不绝，说的都是数十年前旧事，她可不知每句话中实都隐藏危机，越听越是腻烦，便溜了出来，却无缘无故的和程陆姊妹打了一架，这时猛听得异声大作，挂念母亲，便即奔回大厅。

只见一灯大师盘膝坐在厅心，手持念珠，口宣佛号，脸色庄严慈祥。慈恩和尚在厅上绕圈疾行，不时发出虎吼，声音惨厉，手上套着一副手铐，两铐之间相连的铁链却已挣断，挥动时相互碰击，铮铮有声。裘千尺居中而坐，脸色铁青，她相貌本就难看，这时更加狰狞可怖。黄蓉、武三通等站在大厅一角，注视慈恩的动静。

慈恩奔了一阵，额头大汗淋漓，头顶心便如蒸笼般的冒出丝丝白气，白气越来越浓，他也越奔越快。一灯突然提气喝道：“慈恩，慈恩，善恶之分，你到今日还是参悟不透？”慈恩一呆，身子摇晃，扑地摔倒。

裘千尺喝道：“萼儿，快扶舅舅起来。”公孙绿萼上前扶起，慈恩睁开眼来，见绿萼的脸庞在眼前不过尺余，迷迷糊糊望出来，但见她长眉细口，绿鬓玉颜，依稀是当年妹子的容貌，叫道：“三妹，我在哪里啊？”绿萼道：“舅舅，我是绿萼。”慈恩喃喃道：“舅舅，谁是你舅舅？你叫谁啊？”裘千尺喝道：“二哥，她是你三妹的女儿。她要你领她去见大舅舅。”

慈恩瞿然而惊，说道：“我大哥么？你见不到了，他已在铁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尸首无存。”一跃而起，指着黄蓉喝道：“黄蓉，我大哥是你害死的，你……你……你偿他的命来！”

郭芙进厅后靠在母亲身边，接过妹子抱在怀里，突见慈恩这般凶神恶煞般指着母亲喝骂，立时忍耐不住，走上数步，说道：“和

尚，你再无礼，姑娘可容不得你了。”

裘千尺冷笑道：“这小女子可算得大胆……”慈恩道：“你是谁？”郭芙道：“郭大侠是我爹爹，黄帮主是我妈妈。”慈恩道：“你抱着的娃娃是谁？”郭芙道：“是我妹妹。”慈恩厉声道：“哼，郭靖、黄蓉，居然还生了两个孩儿。”

黄蓉听他语声有异，喝道：“芙儿，快退开！”郭芙见慈恩疯颠颠，说了半天也不动手，料想他害怕母亲了得，心中对他毫不忌惮，反而走上一步，笑道：“你有本事就快报仇，没本事便少开口！”

慈恩喝道：“好一个有本事便快报仇！”这声呼喝宛如半空中响了个霹雳，只听得案上的茶碗当当乱响。郭芙绝未料到一个人竟能发出这般响声，一惊之下，不禁手足无措，但见慈恩左掌拍出，右手成抓，同时袭到，两股强力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待欲退后逃避，却哪里还来得及？

黄蓉、武三通、耶律齐三人不约而同的纵上。三人于一瞥之间均已看出，慈恩右手这一抓虽然凶猛，但远不及左掌那么一触即能制人死命，因此三掌齐出，都击向他左掌。砰的一声，四股掌力相撞。

慈恩嘿的一声，屹立不动。黄蓉等三人却同时倒退数步。耶律齐功力最浅，退得最远，其次则为黄蓉。她未稳身形，先看女儿，只见郭襄已给慈恩抓去，郭芙却兀自呆立当地，惊得慌了，竟然忘了躲闪。黄蓉大吃一惊：“莫非芙儿终究还是为掌力所伤？”立即纵上，伸左手将她拉了回来，右手打狗棒护住身前，只要使出“封”字诀，慈恩掌力再猛，一时也已伤她不得。郭芙其实未受损伤，但心中一片混乱，直至靠到母亲身上，方始“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这时武氏兄弟、耶律燕、完颜萍等见慈恩终于动手，各自拔出兵刃。裘千尺手下的众弟子也都纷纷散开，只待谷主下令，便即上前围攻。只有一灯大师仍是盘膝坐在厅心，对周遭的变故便如不

见，口诵佛经，声音不响，却甚为清澈。

慈恩举起郭襄，大叫：“这是郭靖、黄蓉的女儿，我先杀此女，再杀黄蓉！”裘千尺大喜，叫道：“好二哥！这才是英名盖世的铁掌水上飘裘大帮主！”

当此情势，别说黄蓉等无一人武功能胜过慈恩，即令有胜于他的，投鼠忌器，也难以从这半疯之人手中抢救婴儿。

郭芙突然大叫：“杨过，杨大哥，快来救我妹子。”她数次遭逢大难，都是杨过出其不意的救了她出来，这时眼见人人无法可施，心中自然而然的盼望杨过来救。但杨过此时却正和小龙女偷闲相聚，两人携手缓行，正自观赏绝情谷中夕阳下山的晚景，哪想到大厅之中竟然情势如此紧逼。

慈恩右手将郭襄高高举在头顶，左掌护身，冷笑道：“杨过？杨过是什么人？此时便算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一齐来此，也只能伤得我裘千仞性命，却救不了这小女娃娃。”

一灯缓缓抬起头来，望着慈恩，但见他双目之中红丝满布，全是杀气，说道：“你要找人家报仇，人家来找你报仇，却又如何？”慈恩喝道：“谁有胆子，那便过来！”这时天将傍晚，暮色入厅，众人眼中望出来均有朦胧之感，慈恩的脸色更显得阴森可怖。

突然之间，猛听得黄蓉哈哈大笑，笑声忽高忽低，便如疯子发出来一般。众人不禁毛骨悚然。郭芙叫道：“妈妈！”武三通、耶律齐同声叫：“郭夫人！”众人心中怦怦而跳，均想她女儿陷入敌手，以致神态失常。但见她将打狗棒往地下一抛，踏上两步，拆散了头发，笑声更加尖细凄厉。郭芙叫道：“妈妈！”上前拉她手臂。黄蓉右手一甩，将她挥得跌出数步，随即张开双臂，尖声惨笑，走向慈恩。

这一下连裘千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瞪目凝视，惊疑不定。

黄蓉双臂箕张，恶狠狠的瞪着慈恩，叫道：“快把这小孩儿打死了，要重重打她的背心，不可容情。”慈恩脸无人色，将郭襄抱在怀里，说道：“你……你……你是谁？”黄蓉纵声大笑，张臂往

前一扑。慈恩的左掌虽然挡在身前，竟是不敢出击，向侧滑开两步，又问：“你是谁？”

黄蓉阴恻恻的道：“你全忘记了吗？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宫之中，你抓住了一个小孩儿。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弄得他半死不活，终于无法活命……我是这孩子的母亲。你快弄死这小孩儿，快弄死这小孩儿，干么还不下手？”

慈恩听到这里，全身发抖，数十年前的往事蓦地兜上心来。

当年他击伤大理国刘贵妃的孩子，要南帝段皇爷舍却数年功力为他治伤，段皇爷忍心不治，此孩终于毙命。后来刘贵妃瑛姑和慈恩两度相遇，势如疯虎般要抱住他拼个同归于尽。慈恩武功虽然高于她，却也不敢抵挡，只有落荒而逃。黄蓉当年在青龙滩上、华山绝顶，曾两次亲闻瑛姑的疯笑，亲见她的疯状，知道这是慈恩一生最大的心病，见他手中抱着孩子，无法可施之际便即行险，反而叫他打死郭襄。武三通、裘千尺、耶律齐等都道她是疯了，以致语出不伦。只有一灯才暗暗佩服黄蓉的大智大勇，心想便是一等一的须眉男子，也未必便有此胆识，有人纵能思及此策，但“快弄死这孩儿”之言势必不敢出口，眼见慈恩如此怨气冲天，凶悍可怖，他轻轻一掌，岂不立时送了郭襄的性命？

慈恩望望黄蓉，又望望一灯，再瞧瞧手中的孩子，倏然间痛悔之念不能自己，呜咽道：“死了，死了！好好的一个小孩儿，活活的给我打死了。”缓步走到黄蓉面前，将郭襄递了过去，说道：“小孩儿是我弄死的，你打死我抵命罢！”黄蓉欢喜无限，伸手欲接，只听得一灯喝道：“冤冤相报，何时方了？手中屠刀，何时方抛？”慈恩一惊，双手便松，郭襄便直往地下掉去。

不等郭襄身子落地，黄蓉右脚伸出，将孩儿踢得向外飞出，同时狂笑叫道：“小孩儿给你弄死了，好啊，好啊，妙得紧啊。”她这一脚看似用力，碰到郭襄身上，却只以脚背在婴儿腰间轻轻托住，再轻轻往外一送。她知道这是相差不得半点的紧急关头，如俯身去抱起女儿，说不定慈恩的心神又有变化。